

學校名稱：私立曉明女中
年 級：二年級
班 級：丁
科 別：
名 次：第二名
作 者：呂冠嬋
參賽標題：雙面鏡裡的一守護者
書籍 ISBN：9789570521191
中文書名：姊姊的守護者
原文書名：MY SISTER'S KEEPER
書籍作者：JODIE PICOULT
出版單位：台灣商務
出版年月：2006 年 12 月
版 次：初版

一●相關書訊：

故事中的母親，莎拉，為了救罹患急性前骨髓性白血病的女兒凱特，利用醫學科技生下擁有與凱特完美被何基因型的安娜，即書中女主角，從她的誕生開始就是一連串為了拯救姊姊，凱特，特意安排的基因工程，如果凱特沒有生病，那我會在哪呢？是她一直以來的疑慮。然而，在被要求捐出自己的一個腎臟之前，安娜從未真正擁有自己的身體決定權，十三年來，安娜不斷供應凱特血液、白血球、骨髓、幹細胞，這次輪到她的腎臟。無法忍受被視為供給藥糧的她決定反擊，控告她的父母忽視自己的身體使用權。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皮考特以不同人物的口吻來接續故事的發展，探討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話題；對「愛」有深入的刻劃及詮釋，以細膩的筆法，精妙的細節，靈巧的掌握人與人之間脆弱敏感又錯綜複雜的關係。

二●內容摘錄：

流星並非星星。它們只是進入大氣層，與空氣摩擦著火的隕石。我們看到它時向它許願，其實它只是太空碎片拖曳的光。在天空的左上限裡，一個光點爆炸成一道新的火花光束。「我們每天晚上在睡覺的時候，也都像這樣嗎？」安娜問。那是個很好的問題—當我們沒注意的時候，所有美好的事都在悄悄的發生嗎？我搖頭。就學理上來說，地球的路徑一年經過這種彗星沙礫尾巴一次。可是像今夜如此炫目的流星雨秀，可能一輩子才碰的上一次。（p.207）

三●我的觀點：

如同皮考特女士的質疑一般，身為藥糧的孩子，當他解救的對象不再需要自己，或者是說，那個對象最終消失了，會不會開始懷疑他出生的唯一理由是因為他擁有可以和某人完美配型的基因？這樣說來，誕生在世界上的其實不是生命而是活體培養皿？

在我看來，雖說身為父母想救自己兒女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因此生下另一個孩子的同時，只灌輸他「你的出生是為了拯救你的兄弟姐妹」那是不公平且殘酷的。在這個醫療技術進步的時代裡，我們不得不承認幹細胞的研究有很多優點，且很重要，但是這類科學研究就像一般的事物一樣擁有許多不同的層面，有時候研究者和政治參選人會陷入倫理和科學細節的泥沼裡，而忘記人類是有感情的，是會感到絕望或是恐懼的，例如安娜和她家人之間所發生的爭執和體諒。

剛開始，看到安娜對她的父母提出控訴時，我感到十分訝異，沒想到一個十三歲的女孩會有這樣的舉動，應該說，我產生跟莎拉相同的想法”她寧願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姐妹送死，也不貢獻自己的腎臟？”當然，這對安娜是一種極不公平的說法，但出於本能的，我們產生了一種批判。然而，當我設身處地的思考過後，安娜的行動絕對不是出自於殘忍，而是一種對自己身體掌控權和心靈的堅持，她從不希望凱特死亡，但是凱特的死亡將是她一生中最大的解脫。

換一個角度來思考，莎拉，身為兩者的母親，一方面想拯救不斷逼進死亡的凱特；一方面還得顧及每一個孩子，這顯然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或許她並不是真的把安娜視為藥糧，她也想表現得更愛她就像愛凱特那樣。但在某些時候，兩者只能擇一的時候，她選擇放棄安娜，我認為那有點類似當我們在櫥窗前看到喜愛的商品時，永遠會先選擇即將售完的那個。莎拉她知道安娜會在那裡等她，等哪一天凱特不再是第一優先，她以為自己會有機會補償。但在故事的最後，那一場車禍奪走了安娜的生命，這是莎拉沒想過的，也是她最深沉的遺憾及悲痛。這也讓我體認到，有些人事物，是錯過就無法挽回的，當我們以為它會在這裡等待的時候，它可能早像流星一般墜落至地平線，但是在這種抉擇下，我們該抓住哪一個？莎拉在故事中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角色，有人同情也有人批判，反思自己，我也沒有自信能在這種情況下做出完美的決定，沒有人可以剝奪他人的身體自由意識，但身為孩子的母親，怎麼捨得讓自己的孩子死去？

在故事的最後，一場車禍結束了一切，除了驚愕外，一種難以言喻的悲傷襲上我的思緒，安娜幾乎捨棄了一切，如此勇敢的為自己爭取，為什麼是這樣的結局呢？但我相信這個安排是有原因的。有人訪問皮考特女士這個結局的用意，她說：「因為這不是一本皆大歡喜的書，你從第一頁就知道，書裡頭沒有輕鬆的解答。就醫學來說，這個結局是這個家庭實際上可能發生的情節；就主題來說，那是唯一能對所有書中人物當頭棒喝的方式，告訴他們什麼才是生命中最重要。」她的回答提醒了我，從一開頭，我們就在不斷的猜測著結局，安娜最後官司打贏了，也象徵宣告凱特將得不到救治，我不認為這樣就會是一個好的結局，既然如此，那麼”生命中什麼是最重要的？”或許對許多人而言，答案不只有一種，對於費茲傑羅家而言（當然對我來說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把握每一個家人還活著、還在一起的時刻，因為所有美好的事都在沒有注意時悄悄的發生了。

四●討論議題：

茱迪皮考特女士，表示創作《姊姊的守護者》的主要原因在於他的上一本

小說《第二眼》。當她為那本小說找尋優生學的資料時，無意中得知它（優生政策）的資金在 1930 年代枯竭時，也正是納粹開始基因組計畫，很多人視之為「現代的優生學」，雖兩者不盡相同，但他們本質上的相同之處使她開始了小說架構，在醫學科技如此大幅躍進之後，端視個案的需求，不滿意的胚胎將被放棄。再加上一個實體的案例：一對美國夫婦成功的懷了一個與他姊姊骨髓配型相符的寶寶，他的姊姊深受一種罕見的白血病之苦。他的臍帶血捐給姊姊，使她在幾年後仍處於緩解期。

這件案例的結果是美好的，因為他的臍帶血發生功效了，而且這樣的捐贈並不會對當事人構成直接的剝削；但萬一不幸的是，他的出生沒有帶來任何好轉，那麼他會不會認為自己也有責任，或是認為自己的出生沒有價值，又或者說，受幫助的那人如此依賴著捐助者，就如同間接寄生一般，是否也感到生命尊嚴的被踐踏以及不真實？這不僅是皮考特女士的質疑，也是身在醫療進步時代中的我們該有的疑慮。究竟我們該用甚麼態度來處理這一類醫學治療的問題呢？